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七五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每份價農幣一百元

寧縣棗坡等村 幫助山地村衣服

（寧縣訊）八區棗坡等四個自然村羣衆，自動抽出一部果實，幫助山地農民。計棗坡村抽出單、被、棉衣共三百四十二件，布五十疋；西關村抽出衣服一百件；康村抽出衣服一百件；四村共拿出了衣服五百四十二件，布五十疋。（馮如秀）

五寨東關五六閭 銅錢錫鐵送縣農會

（五寨訊）城裏五、六閭羣衆，在鬥爭地主時接收的四百斤銅元銅錢、三百多斤錫鐵，全部送交縣農會，讓轉送給兵工廠製造子彈支援前綫。（工農通訊員鄒二六）

寧武壩門口農民 靠自己解决生產困難

少數口粮太困難用鬥爭果實幫助

（寧武訊）二區壩門口村，農民自動召開座談會，逐戶研究生產中的困難，提出主要靠自己解決問題。該村共有三十四戶（內地主和富農共四戶），座談會上根據各戶生產中的具體困難，分爲三種類型，研究出具體解決辦法。第一類是生產困難基本上已解決了的，共有十戶。如中農馬貴昌，全家十口人，共種地三十五垧，口粮、籽種已準備齊全，去冬跑運輸中賺下麻籽四百斤解決了牛料，又以兩疋布換回三百斤草，和四十六斤小米，生產困難已經解決。貧農馬雙存缺部分草料，計劃以牛工賺二百斤麻籽，拿長餘的二斗粮買一個月的草，尙缺一個月的草，靠一個半勞動力刨草根解決。第二類十五戶，是「缺一頭」的——種了沒吃的，吃了沒種的。如馬二來兩口人，去年只打下一石七斗雜粮、七袋山藥，去冬跑運輸賺下布五疋，可解決半草料，所差三個月的口粮，計劃再抓緊在春耕前跑跑運輸，再向朋友馬希元借些粮食，節省點，現在吃麩，勞動時吃莜麵，就可以吃下來。中農馬福寬四口人，除種籽外就沒口粮了，計劃拿家中的一百六十斤鐵，換上二十個鏵子去賣，倒販兩次，即可換回四斗五粮，由家裏調劑，勞動人吃莜麵，不勞動的摻糠吃，可以渡過春荒。第三類是無法解決口粮籽種的，共有六戶。如貧農馬雙全，因年紀老不能多勞動，家中四口人，現只有粮一斗、山藥六口袋，準備在鬥爭果實內予以照顧。此外，全村共缺兩個月的牛草，除分配果實中的草外，計劃在地開後即組織剩餘勞動刨草根解決。（玉柱）

離石彩樹局羣衆 幫助窮村洪花坪籽種

（離石訊）三區彩樹局村在分完土地後，經大家討論，從果實中補足缺少籽種的人家（共四石五斗）外，還剩下雜籽三石五斗。貧農團主任李月枝說：「咱村鬥爭果實多，五穀粮食大部都有，洪花坪村比較貧苦，無法解決春耕種籽，前幾天農委會主任馮貴常同志告我說，咱村節省下的種籽應該幫助洪花坪村。」羣衆討論說很好，決定撥給春麥七斗、豌豆五斗、黑豆二石，共三石二斗。後農委會主任通知洪花坪到彩樹局扭種籽，他們高興的說：「你村幫助我們三石多種籽，我們都要種在地裏，不讓浪費一粒。」給洪花坪後，下剩三斗穀籽，給黑豆坬撥了二斗，給王家峁撥了一斗。該村中農在補了種籽後也高興的說：「前幾次分配粮沒給我們分配，現在給我們補分下種籽，我們一定要好好生產。」（郭留銀）

保德郭家灘 保管委員給羣衆辦好事

把鬥爭果實水煙等借給羣衆作資本 一冬天換回大批粮食等渡荒用品

（保德訊）一區郭家灘自然村保管委員會在行政村委員，把鬥爭果實中一部生產原料，及時借給羣衆進行冬季生產，換回大批粮食等渡荒用品。去年九月間，因接收的東西不能馬上分配，他們便把二十八個貧苦農民，臨時組織了兩個造水煙小組，從果實中借給製煙原料姜黃一百一十斤，麻葉一千二百五十斤，黃油五十五斤，還有鹽三百斤，進行生產。所借之物，將來按當時市價還小米或布疋。張民國小組做了五大塊煙，除去工資，賺了六石九斗米，每人分了四斗紅利。張三富組人少，做了兩塊煙，每人分五斗多米。此外，他們又把接收的消費物品，通過本村小販向外推銷，以便換回粮食和其他需用品。如把七百多包水煙，借給二十多個窮苦小販，讓他們倒關的換回米和布。接收的四千元白洋（兌成了農鈔），也派出專人到河西，變換成鹽、油、鹼和粮食。總共換下需用品，計米七十石、黃油四百七十二斤、鹽二千二百斤、鹼一百九十三斤、棉花二百七十斤、小布一百三十疋。當初全村果實米只有二十石，現在經過冬季生產，已有小米九十石了。羣衆都非常滿意的說：「這樣作，眞是三面有利！」在這一工作中，保管委員徐保保、郭過斌二同志起了很大作用。這兩個同志家裏很窮，爲了給羣衆辦事，就誤下自己生產，羣衆提意在分配果實時，要多照顧他們。（工作組趙鐵如）

× × × ×

—坡底前主任郭仁幫— 成份改正積極生產 當了書記努力工作

（五寨訊）一區坡底村前任主任郭仁幫，曾把他錯訂成富農，二月下旬農民大會討論改正成份時，大家說他沒剝削過人，勞動又好，是假中農成份，當了四五年村主任，也沒有犯過錯誤。就馬上把他叫來，羣衆當面承認了錯誤，賠了情，並將所接收的東西退還。牛也退給了他。第二天，郭仁幫就收拾起跑運輸。他對羣衆說：「那時訂了我富農，我甚也不想作，自己想：羣衆內邊也沒有咱了，很難過，現在帽子下了，又成自家人了，我每天早晨就拾糞，巳快夠兩車了。」他每天並在農會上幫忙，工作很積極。現在大家又選他當了村書記，他更高興的白天送糞，晚上整理果實賬、抄公粮賬，總是鬧到半夜才睡覺。（苗混）

陝甘寧參議會常駐議員 邊區政府委員擴大聯席會 特電毛主席致敬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與邊區政府委員擴大聯席會議，最近於綏德城內舉行大會，特電毛主席致敬稱：十多年來，我陝甘寧邊區全體人民在你的直接領導下，並在抗戰時期進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使人民眞正過着安居樂業自由幸福的生活。當賣國賊蔣介石及其匪幫在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幫助下，於去年三月瘋狂進攻我邊區之際，你和中共中央又與邊區人民一起，共同艱苦奮鬥。在你的正確指導下，我英勇善戰的西北人民解放軍已將粉碎了蔣胡匪軍的進犯而轉入了進攻。今後，我們和全邊區人民將繼續在你的旗幟之下，深入羣衆，貫徹土改，發展生產，努力救災與恢復邊區的工作，更好的支援前綫，大量消滅蔣胡匪軍，爲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大會又電慰西北人民解放軍將士，略稱：大會號召全邊區人民克服困難，恢復邊區建設，改進戰勤工作，更好的支援前綫。同時，注意改善優待軍烈屬辦法，使每個將士皆無家庭顧慮，全心全意消滅敵人。

代縣陽明堡群衆 縮食擁軍情極動人

（代縣訊）二月十八日，解放軍某部路過陽明堡村，該村代表和農民，聽到部隊要住宿，立刻準備下草料，騰下熱房子，村粮庫小米不夠，行政村代委會一聲號召，各村農民即從自己很少的小米中借出來。堡內一部份農民正在開會，這個報五升、那個報三升，西南關張補圖老婆夾着一包，叫她十一二歲的外甥閏女也揹一包，共約三十斤，親自送到代表會去。部隊住在貧農郭狀元家，給他燒柴錢，他不肯要說：「你們爲羣衆打仗，又不賺薪餉，我不能要錢。」他女人開頭有點埋怨他，他給解釋說：「沒有解放軍，咱能燒起炭了？這點炭我摟一天柴還比它多了。」他女人恍然大悟說：「我還會懂得了。」東關中農賈正安見部隊沒菜吃，拿給一盤鹹菜，戰士們不肯要，拿解放軍的紀律給他解釋；他說：「這是我的心意，又不是你們要的，吃呀！」（陽明堡西南關、東關農會通訊小組）

保德郝家莊自動要交公粮

（保德訊）四區郝家莊徵收公粮時，許多農民都說：「今年雖然災荒厲害，我們也願意節省吃用，繳公粮給咱解放軍吃上，好去消滅蔣閻匪軍，保衛咱的翻身利益！」貧農郝占開、郝篩扣都是免徵戶，政府本不徵收，可是他們也自動繳出八升麥子，在他們影響下；貧農共自動三斗麥子，六戶中農也自動公粮三斗八升米。（郝家莊貧農小組、郝成珍、郝扶用、郝連成）

吉林省城爲我收復

豫陝鄂我軍攻克荊紫關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解放軍九日上午十一時，收復吉林省城永吉，守敵六十軍盡棄細軟輜重，向長春方向逃竄，我正追擊中。按吉林省城係於前年五月二十八日爲敵侵佔，自去年秋季攻勢以後，即爲解放軍團困，此次重獲解放，敵在瀋陽以北孤立的重要據點，已僅餘長春及四平兩座死城。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十一日電）四分區地方武裝某部，七日下午一時，攻克豫陝鄂三省交通咽喉荊紫關。據守該地之土蔣匪四個營，除百餘名逃竄外，全部被殲，我共俘匪團長關之理以下六百餘人，斃傷一百餘，繳獲輕機槍九挺、步槍四百餘支、子彈十一萬發。我僅傷八名，犧牲一名。

呂梁我地方兵團 臨汾西部殲敵二百餘

（本報訊）軍息：呂梁地方兵團一部，於八日在臨汾西四十里之枕頭、東莊，殲滅閻保安廿五團、補一團各一部，斃傷敵十餘，俘敵營長以下一百九十七名，繳獲步槍八十一枝，輕機槍八挺，子彈三千餘發。我無傷亡。

（本報訊）本月六日我地方兵團於南北社（汾城西南三十里）擊潰搶粮閻匪五個整正規團，初步戰果，已列登於九日本報，茲將詳細戰果補報如下：共殲敵七百餘人，內斃傷敵副營長周增英以下三百餘名，俘敵三十九師三團少校團副彙二營營長李象椿、少校營長李樹堂、靳林（另一營長未查明），以下四百零四名。繳獲步重砲一門、迫擊砲二門、重機槍六挺、輕機槍四十一挺、小砲十門、槍榴彈筒一個、長短槍三百零九支、刺刀一百六十二把、馬刀二把、各種子彈兩萬一千七百餘發、手榴彈五百九十九枚、各種砲彈一百一十四發、騾馬十頭、望遠鏡七付。

關於「土改通訊」的啟事

分局出版的「土改通訊」，在七期以前印數較少，未能普遍發行，主要供各地負責同志於閱讀後有計劃的進行傳達。前些時得到如下一些反映：由於數量少，傳閱不過來，或有未能得到傳達者。因此自第八期起增印份數，以便能較普遍的發行，並同時發出通知，希望各地負責同志對過去幾期如有未傳達者，隨補傳達，或指定有關同志傳閱，以補缺憾。現自第九期起印數更大量增加。望各地於收到時按通知規定的發行範圍迅速發出。過去數量之少，主要是由於我們懼怕遺失，以致發行未能普遍，實爲一重大缺點，我們除進行自我批評，並對未得閱讀「土改通訊」的有關同志深致歉意。但同時要求各有關同志對過去和今後所發給的「土改通訊」認眞加意愛護，勿使遺失，至盼。

晉綏分局秘書處啓　三月十二日

嵐縣嚮上羣衆
滿足土地要求積極生產

（嵐縣訊）四區嚮上自然村分地中，按照具體情況，進行補地，使大家滿意，提高了羣衆的生產。該村原無坪地，只有二十四畝灘地，去年北關村給調劑了五十四畝坪地，今年分地時全行政村又給該村撥了三十二畝坪地，故全村二十二戶除一戶富農，和二戶不缺地的中農外，全都補進了土地，他們在補地時照顧了各種情況，而不是機械的採取平均分配，如李海保在解放軍裏當兵，家裏就是他一人，這次按二人分地，因無勞動力，就給他補了好灘地六畝、梁地四畝。去年給他調劑的五畝五坪地也沒往外抽。羣衆說：「他當兵與咱保衛家鄉哩，叫他分的地質量好些、數量可少些，才能把地種好。」外來戶劉存才是五台人，他是瓦匠，來嵐縣已四五十年了，也沒老婆，這次也給他分了好坪地三畝、好灘地九畝、近梁地三畝。再如李丙子老漢，他一人有六十四畝又遠又壞的梁地，這次給他抽出四十九畝壞地，給補進十畝好灘地。還有賽元且家，他在土改前有嗜好，土改當中，羣衆對他監督得很緊，以後終於把煙癮退了，決心改變。這次分地時，羣衆對他說：「毛主席號召咱窮人大翻身，咱村也要幫助你翻身哩！」當與他分了坪地五畝、灘地九畝、梁地三十一畝，還給他分了一條牛，他分了地後，更積極勞動了，叫他老婆刨野草餵牛，他自己每天來回五十里去馱柴，準備換買牛料。分地以後，羣衆都加緊馱柴、刨野草，準備春耕。退伍軍人李有毛自分了好地後，也趕上牛往回馱柴，六十歲的母親也幫助上山砍柴。大家在會上說：「今年咱村一定要好好的鬧翻身。」（賽根海、李支雲、賀占魁）

改正錯訂成份後
羣衆生產情緒提高

（嵐縣訊）西豹峪自然村改正錯訂的成份後，大家都有心勁生產了。該村過去把好幾戶成份訂錯，把一些中農錯訂爲富農，結果影響的大家都恐慌不安，中農王秃等六家合喂的三十多隻羊，也沒心情照料；死了六隻。貧農孫治清因爲有兩垧好坪地，怕的告人說：「這兩垧地將來也是禍害。」大家都在背後吵吵成份訂的不合適。這時工作團給大家讀「怎樣分析階級」文件，羣衆聽着聽着就吵開了：「這可和咱們心想的一樣了。」大家隨即研究改正成份的辦法，明確的掌握了劃成份的尺子後，把四戶貧農錯訂成地主的，六戶中農錯訂成富農的，都給脫掉帽子。這樣大家團結一致，都說：「這是毛主席的號召，什麼時候只要好好生產，還是自己的。」王秃說：「早知道我們幾家可要好好喂羊哩！」現在他和史外仁、李拴柱等四家，已開始人牛互相變工送糞。趙館也天不明就起來拾糞，全村人都在忙着生產。（潘辛酉、艾青山）

（靜樂訊）辛兒嶺分完土地後，於二月二十五日貧農團會議討論春耕，提出耕牛及草料等困難問題，大家商量了一會，有草缺牲口的和有牲口缺草的，有牲口和沒有牲口的，都可以自找對象合作變工，抽出人去打野草。後即在全村進行了幾天的醞釀，全村農民都合作起來了。如有牛的張計孩、王秃子和沒牛的窯香元、李來狗合作，計劉兩個人耕地，兩個人出外打野草；退伍軍人安忠義和劉全生、劉三賢合作，三個人三頭驢，兩頭耕地，一個送糞。全村在合作互助下，大家有信心今年不荒一畝地。（溫有共、王路）

（新華社晉中電）交城三區改正錯訂成份後，羣衆生產情緒普遍高漲。去冬，曲盆村只有三十來人拾糞，今春改正成份後增至一百多人。胡仁心老漢脫掉富農帽子後，馬上就修鍬修耙，天一明就起來拾糞。沙溝中農閻

交城沙溝榮譽軍人
分到土地要做好公民

（新華社晉中電）安置在交城沙溝村的六宗榮譽、退伍軍人，近日分地中，每人均以一人按兩口分得土地（前曾分得等於貧農的一份鬥爭果實）。榮譽軍人溫三兒等表示：要堅決做個好公民，好好勞動，建立家務，並參加一切軍勤義務。及振文過去對羣衆態度不太好，這次分地前他反省說：「以後一定要對羣衆和氣，聽村幹部羣衆的意見。」他有婆姨孩子三口人，去年調劑地不足兩石產量，這次又補了九分水地、三畝坡地，共四石六斗產量。他說：「我現在翻了身，永遠不忘毛主席和羣衆的好處。」六十多歲老年退伍軍人任金山，自己攜個小擲子，又分得兩石七斗產量的水地，吃穿有餘。老漢感動的說：「要在舊社會像我這樣害病老漢，早就餓死凍死了。」另該村有三家平川上來臨時移民，他們除作小買賣外，羣衆輔助他們三石二斗產量的水地，因他們準備在老家解放了就回去，因此不確定地權。（本）

研究去年經驗佈置今年生產

軍區政治部
計劃蔬菜全部自給
後勤直屬隊檢討去年「虎頭蛇尾」

（本報訊）軍區政治部於本月三日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決定蔬菜全部自給。該部去年沒租一畝地，打麻雀戰種小塊地，完成三萬六千斤菜，約佔全年蔬菜的一半。其缺點是規定任務沒根據工作、身體等不同條件，每人一律二百五十斤；總務科對肥料、籽種、工具解決不夠，也影響生產；各部普遍發生不愛護工具的現象。根據去年經驗，支部與總務科共同提出關於今年生產的建議：（一）生產任務。原則上規定每人五百斤，但要照顧工作多少，身體強弱，由個人自報，小組評議，組織批准。（二）土地問題。仍然採取去年打「麻雀戰」的辦法解決，萬一找不到地，在羣衆缺乏勞動力和自願的原則下，可租一些。（三）工具、肥料、種籽全由總務科負責。工具分配給各單位，無故損壞或遺失，按原價從所交的任務中扣除。（四）交菜標準。決定春菜以白菜、水蘿蔔，秋菜以南瓜、蘿蔔、山藥蛋等物，一斤頂一斤，交菠菜、茄子、西紅柿以市價折成「標準菜」計算。（五）在供給制度以內的節約，可以頂生產任務，所節約的物品都按市價計算，百分之八十頂任務，百分之二十歸公。（六）生產組織。全機關生產歸經濟委員會領導，爲加強經委會工作，支部並給決定四項權利與義務：（一）計劃、組織、監督、指導各小組生產。（二）本部一切經費開支，都經經委會批准，並有權審查一切賬目。（三）批評和糾正本部貪污浪費現象。（四）改善機關生活。（解）

（本報訊）軍區後勤直屬隊總結去年生產，主要缺點是虎頭蛇尾，只能響應一般號召，而缺乏具體的領導與堅持性，在集體生產時，領導還抓得緊，後來由各小組分組經營，領導上放鬆了及時檢查，形成自流，不少小組把菜地都荒了。種了二十五垧山藥，光種籽錢花了三十萬，祇有財政科收了幾十斤，其他小組什麼也沒有收到。現該部正根據去年經驗，醞釀討論今年生產節約計劃。

靜樂縣農會臨委會
召開生產座談會
改正錯訂成份後各階層生產情緒提高　號召各區村互助解決困難發家致富

（靜樂訊）縣農會臨委會於三月一日召開生產座談會，每區川底一個村，每村中貧農有生產經驗者各出席一人），會上大家反映，因爲成份改正後，各階層生產情緒都提高了。一部份地富了解到勞動三年到五年，就要去掉地富帽子，現在已經分下地，雖眼前有些困難，總願意力勞動。中農更了解到政府是保護勞動的；貧僱農因爲有了口糧底數，都願積極生產。因爲去年年景不好，各村差不多都缺些口糧，種籽及草料，尤其遭災嚴重的村子，缺少的更多。五區大小山頭等十多個村子，除了一般旱凍以外，又連遭兩次雹災，收成幾乎沒有。不過從各地反映看，羣衆都正在想各種辦法解決困難，大小山頭等村發動羣衆到一土窯去扭炭，扭一百斤賺一斤米，扭一天可扭三四百斤；泊水組織起二十個人割野草，又從鬥爭果實中借出小米六石跑運輸；石塞子把去年打下的山桃葉代替糧食。岔上代表說：「我村婦女提出：每天下米省一把，可多過一個月。」同時大家認爲：各區的鬥爭果實如果能調劑的好，是可以解決各區春耕困難的。貿易局並且準備一千石糧食，準備叫各村有組織的拿其他果實調換。會議進行了兩天，縣府負責同志講解了黨的政策，號召大家發家致富，各區村間互相幫助解決困難。各區回去召開生產動員大會，統一調劑口糧等，有計劃的解決春耕困難，好好鬧生產。（趙鑫）

三〇一支隊首長聯名著文
痛悼陳雲漢張學周二同志

（本報訊）軍區戰鬥報載：三〇一支隊首長聯名撰文，痛悼第三次攻運城戰役中光榮犧牲的團政委陳雲漢、參謀長張學周兩同志。原文於下：「雲漢同志的犧牲，更增加了我們無限的沉痛和悼念。雲漢同志是湖北漢川人，貧農出身，十七歲就自動參加了工農紅軍，由長征到現在，歷任班長、排長、教導員、團政治委員。爲勞苦工農的解放，經過多少次戰鬥，表現了衝鋒在前，退却在後的優秀共產黨員的品質，在三攻運城中，你親臨前線，竟不幸在陣地上光榮犧牲。不論什麼工作，只要對黨有利，你都是事事認眞負責。對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及壞表現，你更是無情的進行批評鬥爭。你自己却很能虛心接受羣衆的意見。

雲漢同志的十八年來，對黨和人民的利益，表現了無限的忠誠。你的犧牲，是黨和人民的一個大損失。」

「學周同志，爲了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你認眞學習，鑽研業務，把自己鍛鍊成優秀的參謀人員。你對工作熱情，在未攻運城前，親自到運城組織練兵，演習攻堅，打破了戰士們的顧慮，堅定這次攻城勝利信心。攻城開始，你冒着敵人猛烈砲火，衝在最前面，組織突擊隊，爲人民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學周同志的生活，刻苦樸素，廉潔奉公，從不願隨便花公家一文錢，這些優良作風，都是値得我們很好來學習的。」

首長們並在該報出版的報紙上，號召全體同志，爲死難烈士復仇。

朔縣五百婦女紀念「三八」

提出四項任務

（新華社綏蒙十一日電）朔縣各界婦女五百餘人，集會紀念「三八」節，紡織幹部解梁標，東莊子婦女黃萬富的弟媳，去年紡織換回夏衣，還賺回三個月的口糧；另山村王畔的女人，前年學會紡織，去年一年沒有買布，男人和婆姨都穿上了新衣服；女區長郭啓明介紹了西山婦女參加土改活動，婦女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如某村農會委員中有婦女委員，全縣農民代表中有婦女代表，她說：「婦女要求徹底解放還必須積極起來參加勞動生產。」擁軍模範楊媽媽號召大家擁軍優抗，參加生產。大會最後提出朔縣婦女的任務：一、開展紡織，做到自紡自織，解決穿衣問題；二、參加農業和副業生產，拾糞、割草、養雞、養豬，並有計劃的節約備荒；三、擁軍優抗，送子送夫參加解放軍，好好招待傷病員，幫助軍屬解決生產困難；四、廢除封建的買賣婚姻制度。（李郁清、白霄峰、姚牛）

豫陝鄂解放區舉行首次高幹會議

陳賡同志號召：大量殲敵，進行群運，鞏固這一戰略前進基地。

（新華社豫陝鄂電）豫陝鄂解放區首次高級幹部會議，自一月二十六日揭幕後，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中，經十六天熱烈的討論，已於二月十日勝利閉幕。出席會議的，有各分區和部隊旅級以上的黨政軍幹部。大會在陳謝等前委親自領導下，熱烈和認眞的檢討過去五個月來的工作，從頭至尾貫徹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黨的精神，充分發揚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開幕時，謝富治同志致開幕詞，號召大膽揭發工作缺點，檢查領導；陳賡同志報告豫陝鄂當前形勢與任務，均給與會同志極深刻的啓示。

在小組與大會發言中，一致反映豫陝鄂各個反封建反蔣階層羣衆對於蔣匪暴政的憎恨情緒，與對解放區民主生活的期待和嚮往。五個月來，在軍事上已大量殲滅了敵人有生力量，初步打開局面，不少地區羣衆已有初步發動，開展了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並在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新區發動羣衆的若干經驗，造成建設根據地的有利條件。

但嚴格檢查過去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缺乏充分的羣衆觀點與明確的建設根據地的觀念，以及爲戰爭和部隊的需要着想多於爲羣衆着想，因此，根據地的建設尚未達其應有的成果，尤其在財經問題上，存在着等待和依賴老區及軍財政經濟等觀點，並發展了嚴重的本位主義與浪費現象。在檢討這一問題時，參加部隊供給會議的幹部，都進行了嚴肅的反省，澈底清算了本位主義思想，並以負責態度，向大會報告各單位資財全部交給政府解決財政困難，減輕羣衆負担。

大會中提供的許多材料，都說明了由於蔣匪長期黑暗統治和殘酷的官僚與封建剝削，在豫陝鄂地區造成土地空前集中，貧富階級界限分外明顯，如在寶豐、盧氏一帶，貧僱戶數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南陽、方城地區，蔣匪軍閥劉汝明所霸佔兼併的土地，據已査明者，即達三萬多畝，劉匪並派有鎮壓農民的武裝，現已鄂流爲土匪，因此，豫陝鄂各反封建反蔣階層極爲擁護我黨土地改革等項政策。又因爲一些大地主掌握有一部份武裝，所以羣衆一經發動，首先就要求解除大地主的武裝，而把自己武裝起來。五個月的羣運過程中，全區已建立了相當數量的羣衆武裝與脫離生產的地方武裝，收繳了兩萬多支土匪槍支，大大削弱了反動地主武裝，建立了革命社會秩序，安定民生及掃除發動羣衆的障礙，但在有些地區，匪頑仍未根絕。同時，在羣運與土改中，由於強調「快」，會助長了形式主義等很多缺點。最後，大會即研討今後羣運與土改、整黨、武裝建設、財經以及團結各個反蔣階層、吸收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解放區建設工作等問題。十日，陳賡同志作總結報告，指出大會比較澈底地解決了當前存在着的許多問題，特別在建設根據地的思想與反對本位主義觀點上，有更大收穫，並對於創造與建設豫陝鄂解放區，起着決定的作用。陳賡同志號召全黨全軍，繼續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大力進行羣衆運動與土地改革，以鞏固這一前進戰略基地。

豫陝鄂戰訊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十一日電）四分區地方武裝某部二日在鎮安城東六十里的雨岔河、米良川地區，消滅土蔣匪，生擒匪保警隊營官兵一百零七名，擊斃九名。同日，另部奔襲鐵廠鋪，殲匪保九團第八連及鄉公所等，俘匪連長鄉長以下一百一十一名，擊傷二十名。四日，該部又襲西太平溝，俘匪保長以下四十三名。三次戰鬥，共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土槍一百零三支。

學生失學教員餓餓

蔣區教育界飢寒貧困

各地師生反飢餓鬥爭日益發展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報導：蔣管區教育危機，在寒季開課前後，愈形嚴重。在蔣區物價高漲中，各地私立學校競相增加學費，本學期，上海各私立大學學雜費已高達七、八百萬元（蔣幣以下同），高中四百萬元，初中二百萬至三百餘萬。濟南私立學校改收麵粉，大學及專門學校收五袋至七袋，高中三袋半至四袋，初中兩袋至兩袋半（每袋一百二十萬元）。平、津兩地，大學收費三百萬至四百五十萬，中學二百萬至三百餘萬，即小學亦從一百二十萬元起碼。學費增加，已迫使大量學生失學，平、津各地報紙社會服務欄，每日列載着學生求助和求職的啓事，一個學生在北平報紙的學生生活欄上說：「照目前情形看，怕十個人中有九個人無力供給兒女上學。」

失學的學生正彷徨街頭，即偶能維持學業的學生，亦困苦不堪。平、津各校學生普遍患着肺病、胃病、貧血、夜盲症和營養不良。中法大學全校學生中，有百分之四十完全繳不起膳費，朝陽大學八個膳團中，七個吃窩窩頭，數百自炊學生吃玉米麵或麩糧加鹽水過日子。向以「貴族學校」見稱的燕大，本學期請求救濟金的學生三百零九人，比上學期增加一百七十四人，該校一女學生上學期因交不出膳費，暗赴中和醫院賣血。濟南學生上學期隆冬中，有因飢餓而典賣棉衣者，第二臨時中學女生甚至被迫操娼生涯。開封、鄭州等地，有些兩餐併作一頓，以紅薯充飢，有些則被迫做苦工、修馬路，維持生活。

由於蔣匪以榨取人民膏血所得，幾全部用於反革命內戰，蔣區各校經費無不支絀。北大今年一月份經費爲二億二千萬元，但僅水電兩項支出，即達三億元以上。今年學生公費需三十億，但蔣匪教育部僅核准十四億，該校向外借債已在一百億元以上，連將美國的奴才胡適，也不得不悔嘆於「（蔣匪）教育部所給的經費，不夠付利息。」「清華去年十二月共領到經費三億八千萬元，僅管費一項，即用去二億四千萬元。私立院校更形慘澹，中法上學期預算九億元，實支十六億元，差額至今仍無法解決。河南蔣區四百餘所中學中，已有二百五十餘所停辦。蔣匪侵佔下的煙台，二十餘所公私立學校，經費及薪餉無法解決，與民主政府統治下教育發達經費充足，成明顯對照。

在物價高漲實際收入不斷縮減下，蔣區教育界掙扎於飢寒交迫的困境下，教授待遇最高爲三百七十五萬元，最低爲一百二十萬元，較中國通史名教授王桐齡一家五口，全家當賣度日，現已無法維持。中小學教員生活的慘苦更不用說。在飢餓、寒冷與失學交迫中，蔣區各地師生爭取全面公費與提高待遇的反飢餓鬥爭，正日益發展；繼北洋、唐山、南開等大學提出爭取全面公費口號及一月下旬武大因此而罷課三天後，北平、上海兩地學聯已於上月中旬、下旬號召各大中學生抗議學校及爭取全面公費。朝陽、復旦、同濟、武漢、中央、湖南、廣西、四川八大學司法組學生，上月二十日各推派代表二人赴南京，組成聯合請願團，爭取司法組學生全部公費。該團所發表的宣言中，指出蔣區學生「痛苦已達極點」。北平朝陽、中法三大學，上月十八日聯合招待記者，提出公立院校提高學校經常費與教職員待遇，增加公費名額，私立院校增設獎學金、增加補助費，教職員配發實物及中學設置獎學金及補助費等合理要求，他們控訴在蔣匪統治下，「目前任何一個私立學校都掙扎在飢寒貧困中，痛苦情形，實非外人所能想像」。

內蒙解放軍副司令員

阿思根將軍病逝

（新華社東北十一日電）內蒙古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阿思根將軍，因患腸膜炎，於一月三十一日，病逝於烏蘭浩特（按即王爺廟改稱）市，享年四十一歲。阿思根生於哲里木盟東科中旗、腰力毛都努圖克，曾就學於北平蒙藏學校，並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曾在偽軍界任職。「八一五」後，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任內蒙政府內防部長及東蒙自治政府內防部長，一九四六年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七年五月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被選爲自治政府委員兼任軍事部長。是年冬，內蒙古人民解放軍司令部成立，被任爲副司令員。今年一月初，阿副司令員因患痢疾，轉爲斑疹傷寒及腸膜炎，經多方醫治無效，不幸逝世。內蒙古及東北解放區各界聞此噩耗，無不表示痛悼。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將軍特馳電悼唁，並慰問阿氏家屬。烏蘭浩特市黨政軍首長並組織治喪委員會，上月三日，安葬遺體於烏市成吉思汗廟。十五日，內蒙各界人民並舉行隆重追悼大會。

滬米價繼續暴漲

蔣區糧荒業已到來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各方息：九日，上海物價暴漲，米價每担已漲到蔣幣四百二十萬元，較之今年蔣區第一次物價波動時一月份的一百五十八萬元，已高出一倍半以上，較之年初則漲了三倍，而達到抗戰前米價四十二萬倍的空前紀錄。數百萬上海市民已因此而驚惶失色。南京、漢口、廣州、重慶等各大城市米價亦在突飛猛漲中。此種事實，說明遍及全蔣管區的糧食恐慌已經到來。九日美聯社滬電引成都消息稱：該市飢餓羣衆已迭次搶劫米店擾動，全城已陷於恐慌中。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蔣區各城市物價普遍飛漲。上月二十七日，天津糧食及百貨價格均創新高峯，兵船牌一號麵粉每袋漲至蔣幣一百七十萬元，小站稻米每斤漲至三萬三千元，所有物價較上月十九日，不到十天，普遍漲一倍。北平上月二十六日，玉米麵每斤一萬五千元，較二十天前漲逾九千元，花生油每斤六萬五千元，較二十天前漲了一萬九千元。南京二十六日物價極端混亂，各公司商店價碼一日數換，米店已成關門狀態。武漢二十五日物價亦形猛漲，該地重要官員都經營食糧，以便囤積。上海二十五日米價每担即突破三百萬大關，九日已漲至四百廿萬。據天津益世報所引上海商界之估計稱：清明前後的米價，將漲到千萬元一担。

斯大林建議芬蘭同意

與蘇進行締約談判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赫爾辛基訊：二月二十二日斯大林致函芬蘭總統建議舉行締結蘇芬互助條約的談判後，芬內部民主與反動派陣營會進行激烈爭論，結果，芬政府終接受蘇聯建議。芬政府八日在外交部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外國記者發表公報說：「共和國總統在今天的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已決定肯定地答覆蘇聯關於兩國應開始進行締結友好與互助條約談判的建議，並提議該談判在莫斯科舉行。」同時，宣佈芬蘭代表團或將於九日派定。

美國特務雷諾

進行侵華勘測活動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美帝爲侵入中國西北腹地而製定的空中「探測」積石山計劃，正積極進行中。一月下旬由華返美之該勘測團團長雷諾，七日已返抵上海，同來者，包括該團事務主任賴威、航空駕駛員歐嶺、航空工程師沙爾爵、地質學家萬龍、科學儀器專家麥凱、攝影家羅溯等六人，彼等乘坐之C二七巨型飛機，載來「行李」三十噸（據蔣匪中央社訊）。據莫斯科電台廿日廣播評論稱：雷諾，爲美國著名偵探，一向爲美軍部服務，曾往的里亞斯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現在則是負有特別任務來華「探測」的。據悉，此次「探測」，除有美國軍官伴隨外，並有蔣匪國防部及蔣匪交通部一人參加。

蘇代表在對日委員會上

要求清洗盧田內閣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東京訊：蘇聯代表斯遇科少將三日在四強對日委員會上，要求清洗日政府新首相盧田均及其閣員前任內閣書記長西尾末廣（社會黨右派）、遞信相三木武夫（國民協同黨）、厚生相一松定吉（民主黨）、農林相波多野鼎及文相森戶辰男等五人。蘇代表指出：盧田是反動的惡名昭著的日本時報的董事長。當蘇代表發言時，會議主席美代表錫鮑爾竟三次阻止他發言，因此會發生激烈爭論。蘇代表痛斥麥帥同完全破壞盟國委員會各代表的應有權利，建議採取步驟，以便保證刻在組織的日本政府中，不容許包括應受清洗的份子在內。盧田的支持者對蘇代表的揭露大感不安（合衆社）。會上，蔣匪代表商震與美國一鼻孔出氣，奴相十足的對美代表意見表示「贊成」。

爲建立日本民主陣綫鬥爭

大阪八萬羣衆集會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據塔斯社東京七日訊：大阪於日前舉行八萬人的羣衆大會，工人、農民、中小職員和其他市民都熱烈參加。日本共產黨領袖志賀義雄在大會上講話，反對日本政府毀滅性的捐稅和勞動條件的惡化，號召堅決爲建立日本民主陣綫而鬥爭。

歷史的僞造者

——蘇聯情報局於二月九日至十六日公佈——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蘇聯情報局於二月九日至十六日公佈之「歷史的僞造者」重要文件，除序言外，共分四部份。茲摘要刊登如下：

第一部份：

德國侵略的準備是怎樣開始的？

美國及其英法夥伴，力圖使人相信，德國侵略的準備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才開始的。但是誰不知道希特勒剛一上台就進行戰爭準備的呢？誰不知道希特勒政權是德國獨佔寡頭在英法美統治集團的完全贊助下建立起來的呢？

希特勒爲準備戰爭，必須使德國有最現代化的軍備，必須先恢復與發展其重工業，首先是魯爾的冶金與軍火工業。但是由於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的敗北與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使德國不可能在短期內，以自身的力量完成這一工作。在這方面，美國給了德國以大力資助。在凡爾賽和約以後，美國銀行與托辣斯在該國政府充分贊助之下，大量向德國投資，款數達數十億美元之鉅。

美國與英國利用了所謂道威斯計劃，使德國工業依附於美英獨佔資本，美英資本因此而得大量傾注與滲入德國工業，結果，由於生產機器的重新裝備，德國經濟自一九二五年起，即開始迅速上升，至一九二七年止，已達一九一三年水平，就製成品言，超過了一九一三年水平百分之十二。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間，湧入德國的外國資本中，長期投資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億馬克以上，短期投資在六十億馬克以上。據若干材料，投資總額還遠超過上述數字。這引起了德國經濟特別是戰爭潛力的巨大增長，而佔全部中長期貸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國投資，作用尤爲重要。

美國各主要獨佔企業和德國工業康采恩，是血肉相聯難分難解的。美國杜邦、德納穆康采恩和英國帝國化學托辣斯（帝國化學公司爲通用汽車托辣斯最大股東之一），與德國化學康采恩「法爾本企業公司」之間，保持着密切的工業關係，並在一九二六年，與後者訂立了世界火藥市場的卡迭爾協定。戰前，美國費城羅姆、拉斯公司董事長和德國達姆斯塔特公司首腦，是一對好伙計，湊巧的，是後一公司的董事魯道爾夫．繆勒，現在又是聯合佔領區的紅人，並在基督教民主黨領袖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以後，美孚油托辣斯和法爾本企業公司訂立了一項合同，議定前者分給後者航空汽油的一份生產利潤，而後者以停止人造汽油之輸出作爲報酬，而人造汽油，正是德國爲了準備戰爭需要而努力積蓄的東西。

這種千絲萬縷的瓜葛，並不是美國獨佔資本獨有的典型。英國工業聯合會和德國帝國工業集團，不僅有着商業重要性的，而且有着軍事重要性的密切關係，這些關係，一直保持到戰爭前夕。一九三九年，英德獨佔企業的代表會在杜塞爾多夫發表聯合聲明，略稱：「將尋求（歐洲）各國工業體系間的充分合作。」這已經是希特勒併吞捷克以後的事了，無怪乎倫敦×「經濟學家」雜誌關於這件事，曾寫道：「豈不是杜塞爾多夫的空氣中，有什麼東西使這些明智之士失掉了知覺嗎？」

衆所週知，由蒂森及其他魯爾工業區頭子設立的舒魯德銀行，在紐約與倫敦均設有分行，提供了美德及英德資本間種種勾結的一個典型例證。代表倫敦、科隆、漢堡等地舒魯德企業公司利益的紐約舒魯德銀行董事亞倫．杜勒斯是該行的大亨，而他的兄弟馬歇爾先生現在的顧問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則是紐約有名的蘇利文——克拉非法律事務所的首腦，這一法律事務所，與洛克非勒摩根的美孚油托辣斯和大通銀行有着難分難解的勾結，而大通銀行正是美國最有勢力的銀行，並且在德國工業中有鉅額投資，也在紐約舒魯德銀行分行中據有重要地位。

一定不要忘記，正是美元的甘霖培育了希特勒德國的重工業，特別是戰爭工業，把侵略的武器交入希特勒之手。

然而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另一個對幫助希特勒發動侵略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因素，便是英法統治集團的「綏靖」希特勒德國的政策，拋棄集體安全的政策。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剛上台不久，英德法意四國政府在羅馬簽訂了「四強親睦合作條約」，當時德意兩國是並不隱諱其侵略意圖的。這一條約，意味着英法已自始即放棄了加強愛好和平國家反侵略統一戰綫的政策。

一九三四年，英法又幫助希特勒利用波蘭對蘇聯的敵視態度，訂立了德波互不侵犯條約。這是德國侵略準備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藉此表示歐洲所需要的不是集體安全，而是分別締議，這樣，就能使德國隨心所欲的決定和那些國家締結條約，在什麼時候締結，進攻那些國家，在什麼時候進攻。

無可懷疑，德波條約是集體安全大廈首次傾覆性的崩塌，希特勒因之而更大胆更肆無忌憚的採取一連串步驟，以重建德國的武裝力量。這些步驟竟毫未受到英法統治者的任何反對，相反的，在一九三五年英與德又在倫敦簽訂了海軍協定，英國竟同意德國建立一支幾乎和法國相等的海軍力量。在美英法三國的縱容下，法西斯侵略者的胃口愈變愈大了，當時德意兩國能毫不困難地進行對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的武裝進攻。

只有蘇聯始終如一地堅決遵守它的和平政策，見義勇爲地爲了維護阿比西尼亞的平等獨立，維護合法的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權利而奮鬥。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莫洛托夫在聯共中央全會上曾稱：「蘇聯已利用其國聯盟員的地位，來執行其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政策。」並指出：「世界大戰的威脅在增長中，在逐步向歐洲蔓延中。」

早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的軍縮會議上，蘇聯即曾建議，予侵略與侵略者「以儘可能精確的定義」，俾「杜絕一切辯護的藉口」，以利集體安全與最大限度的縮軍。然而這一建議，竟被遵循美英法指令爲德國侵略利益而行動的軍縮會議所拒絕了。

以李維諾夫爲首的蘇聯駐國聯代表團，曾爲集體安全而鬥爭不懈。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蘇聯代表團向國聯秘書長提出了請國聯討論集體安全具體步驟的建議，衆所週知，這一建議已被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的英法埋葬在國聯檔案中了。他們希望以在西方的讓步滿足了希特勒的侵略慾望以後，他們就可以把這一侵略的鋒刃轉向東方，作爲反蘇聯的武器。

爲了欺蒙讀者，與誹謗蘇聯，美國記者斯坦爾曾揚言蘇聯反對集體安全，而李維諾夫去職，由莫洛托夫繼任外交人民委員長一事，就是其轉變的明證。有什麼比這種說法更愚蠢呢？顯而易見，李維諾夫奉行的並不是他自己的政策，而是蘇聯政府的政策，莫洛托夫的調任，只是因爲當時德國正在躍躍欲試，積極準備戰爭，而美英法又在陰謀把這一戰爭轉向蘇聯，在這樣的關頭，必須要一個比李維諾夫更有經驗更孚衆望的人來充任外交人民委員長。就在這一時期，世界大事上的兩條路綫，就已經發展起來了。

一個是爲和平，爲組成集體安全，以各愛好和平國家間的共同努力來抵抗侵略的路綫，這就是蘇聯始終如一不屈不撓地奉行着的路綫。

另一個，是拒絕組成集體安全，拒絕反對侵略的路綫，從而不可避免地鼓勵了德意法西斯加速其侵略活動，助成了新戰爭的發動。

如果美國不曾資助希特勒德國的重工業，英法不曾拒絕集體安全，而和蘇聯共同組織對德國的集體抵抗，那末希特勒的侵略武器就會感到不足，希特勒的併吞政策就會被集體安全制度所控制，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的成功的希望就會減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希特勒一黨徒還敢冒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在戰鬥的頭一年就會被擊敗。

不幸得很，由於美英法三國在整個戰前時期所追隨的業已破產了的政策，這種情況並沒有能發生。

允許希特勒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發動了持續幾近六年，剝奪了人類千百萬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人，正是美英法的統治集團。

（本節完，全文待續）

黃蓮巧　蘇光

（連環木刻）

一、黃蓮巧從小柴坡壟上，草坡壟下，過着貧的苦生活。

二、男人攬工，她給地主奶孩，大人小娃齊受剝削。

三、家鄉解放，平分了土地，蓮巧半輩子的愁眉展開了。

四、愁眉展了，心勁大了，她熱心地發動婦女，支援前綫；加倍地勞動，生產發家。

平魯下鴻溝的婦女

海雲

平魯四區下鴻溝村婦女，在去年春天還沒有一婦女會紡織，連紡車也沒見過。自區婦女幹部白彥等同志，於三月間帶上紡車和織布機到了該村，這時區政府又貸了二十四斤棉花幫助婦紡。白彥等同志即向婦女宣傳紡織的好處，並先從村幹部王有玉、史復等的女人教起，其他婦女看見別人能紡出綫，也自動來學。這時附近大、小白塌然村有些婦女也自帶口糧跑來學紡織。單下鴻溝一村即有二十二個學會紡綫，佔全村婦女的四分之一。其中尤以前婦女隊長高玉林技術較熟練，她每天除做飯外，已能紡到三兩多綫，一天能織出二丈布。貧農楊志德的女人二女學會紡織後，她不僅織得了二丈布，穿了兩件衣服，還給別人織，得賺了三丈六尺布，秋收時，她還忙於織布，以織布和別的婦女變工秋收。據王二女和高玉林談：她倆從去春學會，至秋天即織了八十多丈布，最近又捻起一機布，準備在春耕前趕出些做夏衣。

該村婦女在節約備荒中，不少婦女提上籃上地去找地皮菜，貧農楊志德的媽媽今年已六十五歲，還緊張的勞動着，去年夏天她挑苦菜即解決了全家六口人的渡荒生活。老太太向我說：去年最困難時，她家四天沒見過米麵，專靠她每天挑的一口袋苦菜來添添肚子。一個老太太回憶窮苦的悲慘生活而落下熱淚，但談到土地改革時，許多婦女即馬上變憂爲喜了。在舊社會討過吃的張平的女人說：「看我這渾身上下都穿上衣服了，不是共產黨八路軍來，咱們窮人可沒法活。」